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从化府行复〔2024〕35号

申请人：广州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黄某娣，女，汉族，1969年9月出生。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23〕457384号），于2024年2月19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办理，审查过程中已听取争议各方意见，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23〕457384号）。

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在事发时虽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发生的事故属于工伤及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的前提应当是第三人与申请人之间应存在与劳动关系般的紧密关系。

认定劳动关系应具有以下三个条件：1.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符合劳动法要求的主体条件；2. 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了有报酬的劳动；3.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劳动者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约束。因此，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但具有平等性，而且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等隶属关系。劳动者必须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领导与安排，即具有“从属性”。劳务关系中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管理和指示关系，但人身依附性不强，劳动者是相对独立的，双方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有长期、持续、稳定的在用人单位工作的主观意图，同时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也是以劳动者长期为单位提供劳动为目的。司法实践中，符合建立劳动关系年龄的劳动者如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人身、经济依附性，即使劳动者提供了劳动也不会认定为劳动关系更不会因此认定为工伤。

第三人与申请人之间没有紧密的人身依附性及经济从属性，申请人派遣工人到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也是按照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的业务量派遣，没有长期稳定地派遣员工。第三人属于以完成特定劳动事项为目的的临时性劳务工，工作一天付一天

工资，第二天即可以随时离开岗位，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也没有要求工人每天上班，采取的模式为只要工人愿意来上班就算一天的工资，不来的员工公司也不会提出异议，双方的管理关系相对比较宽松，与劳动合同的隶属关系有显著区别，申请人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不适用于第三人，不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项“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规定，抛开第三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问题，第三人与申请人也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二、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是上下班途中受伤。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作为用工单位，负责安排第三人的日常工作，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已经出具情况说明及寻找了公司的其他员工出具证明予以证实未安排第三人在2022年12月19日上班。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长期因订单不稳定并没有每天安排日结工上班，而是依据订单量通知工人上班，被申请人仅凭第三人的单方陈述即认定当天受伤是在上班途中受伤没有依据。申请人已在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相关证据也是来源于用工单位，第三人所提交申请工伤的证据中也无法证明上下班的事实。被申请人枉顾事实与证据，做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据《行

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2023〕457384号），程序合法。

1.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职权。

2. 2023年10月30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第三人于2022年12月19日早上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班，7时33分许行至355国道广州市从化区城鳌大道XX处时，与一辆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全身多处受伤，经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治疗诊断为：1. 胸12椎体爆裂性骨折，2. 面部软组织挫裂伤，3. 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第三人认为其属于工伤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上下班路线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等申请材料予以证明，被申请人审查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申请条件，依法予以受理。2023年11月28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从人社工伤举〔2023〕81号），要求申请人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提供提交有关本案相关证据材料，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内向被申请人提交情况说明、声明书等材料。被申请人综合本案全部的证据材料，根据相关的

法律法规规定，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023〕457384号）。该决定书已于2024年1月15日送达第三人，2024年1月19日邮寄送达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2023〕457384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申请人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综合调查情况及本案证据材料，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受伤的情形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被申请人依法调查查明，第三人是申请人的员工，2019年11月1日入职后被派遣至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任职注塑操作员，对于申请人称黄某娣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其与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不能认定为工伤的问题。

首先，第三人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范围。《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

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由以上规定可知，《工伤保险条例》并未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排除在条例调整范围之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亦未排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劳动权利，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从事劳动的人员，法律未作禁止性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答复，明确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纳入《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范围。因此，将超过退休年龄并继续提供劳动的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条例》保护范围并未超越相关法律规定，且更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

其次，本案中，第三人提交的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从化区税务局出具的《协办函》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显示第三人并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于此，第三人事发时虽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其发生的事故属于工伤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第三人是适格的工伤认定主体。申请人的上述主张没有依据，不应采信。

对于申请人称无法证实第三人为上下班途中受伤问题，第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示：“请假请说明原因”可知申请人对所用工人进行统一管理；结合第三人提供的上下班路线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等材料，可证实第三人发生事故 2022 年 12 月 19 日 07 时 33 分许前往申请人途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 号）第六条第（一）条“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该情形为“上下班途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从人社举[2023]81 号），申请人提供情况说明、声明书、两份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员工的证明，未能提供公司安排第三人受伤当日无需上班或第三人黄某娣受伤当日已向公司请假等相关材料，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不予采信。被申请人依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被申请人调查取得的证据认定第三人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于法有据，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第三人黄某娣所受伤害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

答复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2023〕457384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称：

一、同意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为〔2023〕45738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该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第三人在同意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答复书》的内容基础上补充以下意见：（一）对于申请人提交的证明及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两份员工证明，该两名员工并非管理人员，对于第三人的实际情况并不知情，对申请人向第三人的工作安排根本不可能知悉。再者，根据工资发放流水显示，第三人并非“日结工”，第三人的工资于次月20日左右通过申请人或及其法定代表人、员工郭某颜发放，具有稳定性和经济从属性；（二）两份证明及情况说明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并且申请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在事发当天不需要上班或已向公司请假等相关证据；（三）相反，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第三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马上向车间组长汇报。根据逻辑，如第三人在事发当天不需要上班或者已向公司请假，就无需再向车间组长汇报发生交通事故和请假的事情，并且在第三人提起劳动仲裁申请确认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时，甚至到第三人向从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申请人和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均未否认或提供证

据证明第三人事发当天不需要上班，只是对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为去往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上班途中所发生的事故有异议。综上，第三人同意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为〔2023〕45738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请求维持该决定。

本府查明：

第三人黄某娣为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某村居民，1969年9月出生，于2019年11月1日入职申请人处，入职时50周岁，后被派遣到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任注塑员。2022年12月19日7时30分左右，第三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与案外人驾驶普通摩托车在广州市从化区城鳌大道某处发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第三人受伤。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第三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经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诊断为第三人：1.胸12椎体爆裂性骨折；2.面部软组织挫裂伤；3.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4.高血压；5.骶管囊肿。第三人的委托人于2023年10月8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28日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从人社工伤举〔2023〕81号），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情况说明》、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书》以及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两名员工出具的《证明》。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从化区税务局向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送《协办函》，载有：“兹有黄某娣，以灵活就业人员方式逐月缴纳社会保险费，参保险种

为基本养老保险，目前在职状态……”《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显示第三人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截至2023年8月15日，实际缴费146个月。另查，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地址为从化区城鳌大道某号，第三人居住地址为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三将某号。2023年12月28日，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编号：〔2023〕457384号），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该决定书于2024年1月15日送达第三人，于2024年1月18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工作证、广东省中医院门诊处方笺、举证通知书、调查笔录、工伤认定决定书、快递单、协办函、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村民委员会证明、上下班路线图、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编号：〔2023〕457384号），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申请人具有受理本辖区内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

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上述最高院和人社部的意见和精神，用人单位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申请人聘用黄某娣时，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受到的事故伤害应由申请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

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六条第（一）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申请人派遣第三人到广州某制品有限公司从事注塑员工作，第三人发生事故之时在其上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上，被申请人结合本案事实，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申请人主张第三人发生事故当天并未安排黄某娣上班，仅提供了《情况说明》《声明书》《证明》等证人证言，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证据不足，本府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不予支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编号：〔2023〕457384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应予以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编号：〔2023〕457384号）。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抄告：市人社局